

本報特別啓事

大刷新 大贈品

本報日出三張已出二百數十號特約撰述者皆爲海上名人兼收並蓄無美不臻在各小報中可稱獨步茲當刷新伊始特備極大贈品以酬定戶雅愛

定價及贈品表

報定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一月
金手	拾元	五元二角	二元七角	九角
贈品	十四開金情雜誌	五期	三期	一期

介紹代銷另有章程期限以兩月爲限過期無效郵費在內

陽光準八月念伍日出版

本報主幹費秉鈞王幻塵每逢星期六出版內容專載各種風刺插畫小品文字詩歌等後半幅特闢社會偵探一類專司揭破社會上種種黑幕而導以真言爲宗旨編輯者爲知名女士准于八月廿五日出版每張大洋二分定期半年大洋五角全年大洋九角爲定閱全年者以幻社出品之好青年自治法一冊爲贈定報處上海西門斜橋斜徐路六十五號本社

幻社設立分社通告

本社總社內設上海貴州路一百三十三號現因蘇州入社者甚衆故特於即日起在蘇州城內紫蘭巷東口廿九號內凡蘇州社員可就近接洽爲荷本社爲青年自治法現已出版每冊售洋三角社員對折爲優待外埠起見來函附郵票二角即行寄奉一冊

投稿諸君注意

自即日起凡關於本報發行部事務投函者請逕寄望平街本社凡關於稿件之函請逕寄交通路清華書局交沈亞收庶免遺失務請注意

爲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

凡與先生交者。莫不知先生爲多情之人。而其夫人蔡慈珠女士。則爲紅顏薄命之尤。與先生伉儷三十三年。其生平歷史。實一部絕妙哀情小說資料。盛年夭折。先生傷之。製聯輓之曰。『總算好夫妻。幸其死不樂其生。先我道遙脫塵網。』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着麻衣。『觀此聯可以知其梗概矣。』同人等與先生善。敬爲代徵悼詞。冀以稍殺其悲痛。先生尚有自撰亡妻傳略。及雜憶詩四十首。哀感頑艷。字字血淚。合印一冊。欲閱者請函開姓名住址。附郵三分向清華書局索取。即當寄奉。先生自言。將有『藍碎珠沈記』說部之著。倘蒙海內人文。錫以珠玉。不論何種文字。均所歡迎。擬彙刊卷首。出版後各贈一冊。藉留紀念。向所不吝賜教爲幸。

許廣父 李定夷 潘光祿 郭元覺 孫綺芬 趙顯雲 吳雙熱 鄭逸梅 俞天懷 全啓

上海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發行國貨素精及素精長壽麵質味鮮潔洵爲衛生家必須之品

小言

腐舊腦筋



季康

我鑒於工商界裏一班青年。有許多確是冥頑不靈。造就不來的。成天夜夜的操那奴僕生涯。還不必可憐。可是那頭角嶄嶄。款款異常。往往能成大器的。也非少數。却也蓬頭垢面。操那苦極慘的地獄生活。把那前程的遠大希望。埋沒淨盡。雖都爲着家境貧寒。做父兄的。沒有餘力替他栽培。只好忍痛着送那子弟進去。但是其中父兄的財力。幾乎有餘。給那腐舊的腦筋壓倒的。却也很多很多。往往有父兄自己是驚鈍之才。而且家道又極窮苦的。差幸習商習工。辛苦經營幾十年。薄有了一點積蓄。於是生出的兒子。只要到了十五六歲。再不肯給他上學。在根本上培植。自己習工的。忙叫兒子去習工。自己習商的。忙叫兒子去習商。絕不敢稍有延誤。如果請他。他只說我們世代工商。並沒有一個讀書的人。讀書自有讀書種子。這話聽上去。而且我們發的這點財。也在工商業上得來。讀書不爲功的。唉。只這一語。夠把好子弟的前程。葬送了。王侯將相。甯有種哉。雖然現在世界交通。各埠都注重工



沉寂的夜「續」

仲起

在這沉靜的夜間。從天空中射來微茫的淡光。是這樣的淒涼。隔岸簫竹裏傳來那斷斷續續而且含有哀意的胡琴聲。和着他心靈裏的一縷悲怨聲。聲聲相和。一會兒。但聽他又嗚咽地彈他悲哀的琴。說着怨話了。『我現在是煩悶極了。環境支配着我。使我不得不走入這條自殺的途了。但我想人間界裏的一切。都是足以使着人們失望的。理想與現實是互相衝突的。我們時常想走入理想的道中去。可是在事實上是不到的。於是我們不能不失望。由失望而煩悶了。……總之。是的。這也可說是我煩悶的原因。不過我有一個問題。人生究竟做什麼呢。唉。迴想過去。人生不過是做的一個夢罷了。……一陣狂風吹來。把屋後樹上的綠葉。吹落了一許多。蕭瑟的一聲響。霎時又止了。只落得悲憤而且悽惻的胡琴聲。水波流來。他打了一個寒噤。心坎裏也更覺得孤哀和可憐了。他又說道。『唉。可憐人生呀。我真想逃出你們的範圍

看新戲法 吸聯珠煙

大聯珠牌 國貨香烟

價廉物美 天下無雙

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去了。我更想着我們。人生簡直是做丁七情的奴隸。沒有一時是不爲着這「喜怒哀懼愛惡怨」情所用的。現在的我。便是這七情中哀字的奴隸了。……隔岸的胡琴聲。漸漸地弱了下去。終於沒有了。偶然聽得牆畔的蟋蟀。有聲沒聲很倦似的叫着。點綴這沉寂的深夜。也許是他的良伴。他的書桌上的淚痕。這時已成了一个小池了。好個他手裏的一本着。滿意的落了下來。替他收拾這些淚痕。不然。恐怕要流下地來了。『唉。一個人爲什麼不能自主。要做七情的奴隸呢。……天呀。我是不願做七情的奴隸呀。……這是這窗前的柳樹好。他夜間受着露珠的潤澤。與明月談着心兒。日間他聽着衆人的囂鬧。他做一個旁觀者。真是愉快極了。我們人們是不如他的呀。……他嘆了好幾聲。外無聲。只這柳樹是微微地搖曳着。好像說。『我這境界裏。是不容你的。』於是他失望了的清滴滴的淚珠。又流下了。月兒已西斜了。宇宙間萬物的陰影。都自西而東。轉了半圈。他也倦了。立起身來。伸出一隻白而嫩的手。在月光裏輕輕地關窗。右手在衣袋裏拿出一方手帕。拭着面龐上的淚痕。口裏還很悲哀的說道。『天呀。天呀。人生是做夢呀。』月光從玻璃上一閃。他的體子。不見了。他的聲音也不聞了。他的悲悶。被他牢關在屋裏了。

張璞堂

少飛

義
卿

天雁

陳杏生

少飛

少飛

『未完』

